



冬日的乡村弥漫着草木的芳香,当我们一群人漫步在田埂阡陌间,一畦畦绿油油的蔬菜在节水器的喷洒下,泛着晶莹的光芒,阵阵略带寒意的北风拂过,远处群山连绵,没有了葱茏生机,却也不失沉着稳重,更添淡定从容。

村中的农博园,是由一座旧小学重修而形成,石砌的墙面历经风雨侵袭,漫过岁月沧桑地端坐着,像一位睿智的老者看着每天太阳的东升西落。

走进农博园,一件深褐色的蓑衣吸引了我的眼球,它静静地挂在一个特制的木衣架上,像一只收起翅膀的巨型蝙蝠,沉睡;又像古代战士穿过的甲冑,来自岁月深处的遥远时光。

当我的双手轻轻地抚摸那层层叠叠、密密匝匝的棕榈丝时,其间夹杂着过去时光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,这味道于我而言既熟悉又陌生。陌生的是我又有多长时间未曾见过它了?熟悉的是它身上的味道,唤醒了我脑海深处的记忆。

上小学时,我最盼望的是下雨天,为什么呢?说起来好笑,每当大雨来

蓑衣

| 曾剑青

袭,祖父便不慌不忙地站起身,走到墙角,将那件沉重的蓑衣取下,掀开蓑衣胸前的护翼,用力狠狠一甩,那蓑衣便服服帖帖地穿在祖父的身上,当祖父的双手伸进衣袖,他迅速站立,倒像一位武士在披挂他的战袍,威风凛凛的,我仿佛看见一位战士要去战斗的勇敢与刚毅,他目光坚定且执着,而我被他紧紧地用蓑衣包裹着,在雨中,透过蓑衣纽扣的空隙,我可以看见天地之间一片迷茫,我像一只雏鸟在祖父的呵护下行走上学的路上,蓑衣之外是淅淅沥沥的雨声如天籟般曼妙无比,蓑衣之内洋溢着一种浓烈的、混杂着霉味、土腥气和旧日阳光的味道,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,祖父“砰砰”的心跳、暖暖的体温,让我感受到温馨、安全。

春雨潇潇,正是耕田耘地的好时机。蓑衣在父亲的肩上陡然撑开,形成一个宽厚而倔强的轮廓,看他拉着牛,扛着犁走入雨幕的背影,我听见春雨有一种沉闷的、被蓑衣吸收和化解了的“噗噗”声,那声音,浑厚而富有质感,像是土地在吮吸甘霖。雨水顺着

棕丝一缕缕地淌下来,不成滴,也不成线,仿佛是那蓑衣本身在出汗。父亲的背影渐行渐远,不多久,田畴里一个不足一厘米的黑影,被一只麻雀般大小的牛拉动,徐徐地行进在苍茫的天地之间。那时我觉得,有蓑衣在,再大的风雨,也奈何不了我的父亲,奈何不了我们这个家。在我幼小的心灵里,农家人那种不畏风雨、不误时机、毫不犹豫的执行力,像一块外表朴实无华内在温润如玉的宝石,散发出思想深处的光,伴随着我的成长而熠熠生辉。在我成人的世界里,我知道有一种从父辈身上传承下来的优秀品质,在我身上也一样可贵。

蓑衣并不是天天都忙,晴天时,母亲总会拿出来在太阳底下晒一晒,让我有机会更进一步地了解其制作材料与工艺。

蓑衣的原料来自山间的老棕榈,它的皮大片大片地被剥下来,带着自身的韧性,与苍劲,成了制作蓑衣的不二选择。

聪明的工匠深知一件遮风挡雨的

雨具,对每一个需要它的人的重要性。工匠们在制作时是非常讲究,先把这些皮剥丝成缕浸在水中,去除一些碎屑,务必使其顺滑而强劲。

接下来工匠们要一针一线地将丝丝缕缕的棕榈线连缀起来,针脚细密而匀称,一层一层向下编织,如同屋顶的瓦片一样,一片叠着一片,引导雨水的流向。

一般来讲,蓑衣的肩顶要厚实,以承雨水的重量,到了尾部要展开放宽,为劳作留有余地。蓑衣的制作包含着工匠的智慧,工匠的手中仿佛能感知风雨的来向,能够感受穿着者在田埂上弯腰的姿势,能体会行者在雨水中行走的模样……在他们的眼里心中已经注入了对抗自然的灵魂。

屋外,不知何时,又淅淅沥沥地地下起雨来。是现代都市里那种温柔的、带着点忧伤的雨。我望着墙角那件静默的蓑衣,它仿佛在沉睡,又仿佛在倾听。它在听这陌生的、文明的雨声,是否也在怀念,那些年,那些浓天盖地、可以让它舒展筋骨的暴雨。



邂逅

| 曾慧

冬日暖阳弥漫,寒风呼呼,大地从春走到秋,花草树木历经萌芽、成长、繁华。冬,所有一切卸下,唯有简洁、清朗,给人更多的是清醒。

一直喜欢在清晨的公园里散步,闻着清新空气带着树木特有的气息,让人愉悦万分。塑胶跑道的里侧是一片树林,一样被安排得错落有致,置身其间,仿佛来到了森林的童话王国里,绿草茵茵,树木俯仰生姿,一派派葱葱郁郁的景象。静谧的空间,可以听见鸟儿在这里窃窃私语,这是鸟的天堂,鸟的世界。

公园塑胶跑道的外侧有天然河流,低洼地形成了偌大天然湖,涟漪的阵阵荡漾,仿佛一层层被风吹起褶皱绸缎,行走间,北风拂面,看见清瘦疏朗树木沿岸挺立,清晨阳光透过河畔一排排树木,几株消瘦疏朗的树,仿佛天地间最懂得留白的画师,将枝丫伸向天空,简洁而有力。它们的倒影落入水中,世界便在此刻完成了最奇妙的对称。

水面这面天然的画布,被树影分割成一片片浓黑的深邃。那黑不是死寂,而是饱含了夜之沉淀的墨迹,是光在沉睡时做的梦。树影与树影间的空隙,则由天光慷慨地填补,那白是清亮的、纯粹的,像初生般无瑕。这一黑一白,紧密相依,错落有致,宛如一张被自然之手抚弄的巨古琴键。

风,是那位看不见的演奏家。它轻拂而过,水波便成了乐谱上的涟漪,那些“琴键”随之微微荡漾、离合,仿佛在演奏一曲无声的乐章。这乐章无需入耳,只需用心观瞧——你看见的每一次光影摇曳,便是听见的一个音符;你感受的每一次黑白交替,便是捕捉到的一段旋律。这是天地初创时便存在的天籁,是流动的寂静,是视觉化的和弦。你想象着这天籁的舞台,独具特色的钢琴,没有经过彩排的自由“演员”……

“嘤嘤嘤!”清亮的啼鸣划破静谧,是早起的黄鹂。是它拉开了清晨舞台剧目的序幕,它立于枝头,胸羽迎着晨光,宛如一粒温暖的琥珀。它的歌声不是独白,而是对这自然乐章最灵动的唱和。那声音是如此响亮而动听,仿佛一颗圆润的玉石投入这光与影的宁静水面。

“那是什么呢?”在微微的晨曦里,它让我眼睛一亮,锦鲤?我定神一看,还真的是锦鲤!它可能是听着黄鹂的嘤嘤之韵,调皮地奏响“爵士鼓”,激起一圈圈清亮的、看不见的涟漪,溅起一朵朵美丽的白色浪花,视觉的曼妙与听觉的韵律完美地共振在一起,这些大自然的生灵,就是大地上的“演员”。我为这一场意想不到的邂逅深感庆幸。

在这一片由湖水、道旁树、小树林构筑的世界里,此时此刻,光与影是琴键,风是演奏家,锦鲤是专业的爵士鼓表演家,黄鹂是领唱,而整片苏醒的天地,便是一座最宏伟的音乐厅。你不只是在看一幅画,你是在聆听一首由宇宙谱写的、关于晨光、关于生命、关于静谧与跃动的交响曲。此中美景,非人间笔墨所能尽述,唯有将身心全然交付,方能片刻领受这浑然天成的恩赐。



稻田里的“留白”

| 邱宗植

余家村的余森,是个很特别的人。余家村的稻田在深秋时节,总会上演一场无声的博弈。金黄的稻穗低垂时,那些精明的老鼠便开始在田垄间穿梭,用爪子刨出蜿蜒的洞穴,一趟趟往里搬运偷来的口粮,最后细心地用泥土把洞口封住,仿佛在建造一座坚不可摧的小堡垒。麻雀和拇指般大小的“丁丁鸟”,则成群结队地俯冲而下,在稻穗间跳跃啄食。

余森的老婆王桂英,是个眼尖心细的女人。她每次在田间劳作时,总能一眼就瞧准老鼠藏粮的洞。一日,她又发现了一个老鼠洞,兴奋地招呼余森:“当家的,快来,又找到老鼠洞啦!”说着,便拿起锄头,开始挖掘。果然不出所料,弯弯曲曲的通道里,藏着七八斤饱满的稻穗。王桂英一边把稻穗抽出来,一边气愤地骂道:“这些老鼠真可恶,偷了咱们这么多粮食!”

余森慢悠悠地走过来,看着王桂英的举动,脸上露出一丝不屑,淡淡地说:“人家过冬留了一点粮,你扒了它干吗?”

王桂英顿时火冒三丈,把锄头一扔,双手叉腰说道:“你说的这是什么话?这是咱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,凭什么让它们白白偷走?你是不是脑子糊涂了?”

余森不生气,只是笑笑,不再言语。收割稻子的时候,余森在稻田里转了一圈,然后指着一小片稻子,对王桂英说:“这片别割,留着。”

王桂英瞪大了眼睛,满脸疑惑地问:“干吗呢?好端端的稻子,为什么不割?”

余森看着那片随风摇曳的稻穗,眼神里透着温和,说:“给老鼠与鸟儿留一点。”

这话一出口,王桂英彻底爆发了,

她大声骂道:“你疯了,你跟老鼠和鸟儿过日子去!”

余森还是那副不紧不慢的样子,不跟她争吵,只顾忙着其他地方的收割。

余森的这些“怪”做法,在余家村很快就传开了。大家都在背后议论纷纷。有人说他傻,有人说他脑子有问题,可余森却像是没听到一样,依旧我行我素。

和余森形成鲜明对比的,是他的邻居余大贵。余大贵的稻田就在余森稻田的隔壁,可他的运气却和余森截然不同。每年,他的稻穗刚灌浆,还没等成熟,成群的鸟儿就像是闻到了什么美味一样,纷纷来啄食。看着“满目疮痍”的稻田,余大贵心疼得直跺脚,却又毫无办法。余大贵还常常提前在地里投放老鼠药,可老鼠们偏偏不上当。

谁知,余森的稻田“并无大碍”。直到收割,鸟儿们只不过在他田上,兜了几圈。老鼠偷余森田里的稻穗,愈来愈少,几乎屈指可数。

余大贵实在想不通其中的缘由,他常常坐在田边,望着自己和余森的稻田,眉头紧锁,嘴里不停地嘟囔着:“这到底是咋回事呢?咋就我家的稻子这么倒霉?”

余大贵的老婆徐兴花,倒是给出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。她对余大贵说:“你看看人家余森,稻田里扎的草人多逼真啊,跟真人一样,老鼠和鸟儿当然怕了。再看看你做的草人,人不像人鬼不鬼的,野猪们一瞧就知道是假货,能怕才怪呢!”

余大贵听了,心里虽然有些不服气,但也觉得似乎有点道理。于是,他开始学着余森的样子,精心制作草人,还在草人身上披了一件自己的旧衣服,希望能借此吓退鸟群和老鼠。

到了第二年,余大贵的稻田,依旧没能逃过鸟和老鼠们的“袭击”,而余森



的稻田依旧“并无大碍”。这下,余大贵彻底没了主意,他决定去找余森问问。

这一天,余大贵和徐兴花来到余森家,一进门就满脸堆笑地说:“余森叔,你可真是我们余家村的福星啊,你就跟我说说,你到到底有啥窍门,能让那么多鸟和老鼠不来糟蹋你家的庄稼呢?”

余森看着余大贵那急切的样子,笑着给他倒了一杯茶,说:“大贵哥,哪有什么窍门啊,没有!”

余大贵不信,他拉着余森的胳膊,说:“你别别跟我藏着掖着,我都快被这鸟和老鼠们折腾死了。”

余森无奈,只好说:“大贵啊,这天

地万物都有它的规律,老鼠和鸟儿也要过冬,咱们给它们留一点粮食,也算是积德。”

最后余森望着对面的青山,说道:“万物皆有灵啊!”

余大贵听了,将信将疑,对着妻子说道:“要不,我们明年也在田里留一小块稻穗给老鼠和鸟儿,如何?”

徐兴花拽住余大贵的衣角往外拉,轻声说道:“好了,咱们回去。”

回家的路上,徐兴花对丈夫说:“你别听余森胡说八道,纯粹一派胡言,他只不过这些年运气好点而已。”余大贵连连点头。



初识马齿苋

| 陈金昌



近来邂逅了一种野菜,此物在田间地头自生自灭,不费一钱,俯拾即是,它便是马齿苋。

每每得闲,我总喜欢去城郊的田园走走。穿行于畦垄之间,向菜农买几把青菜,自己动手采摘,图的就是新鲜。我时常看见有人蹲踞于田埂旁,专注摘着菜苗边的一种野草,更有甚者,能摘得鼓鼓囊囊一大袋。好奇心终究是捺捺不住,我向那正侍弄菜畦的菜农探问。

菜农笑着回应:“这个啊,叫马齿苋,自己长出来的,不算钱,随便摘。”我又追问此物如何食用,他咧开嘴一笑,黝黑的脸上露出洁白的牙齿:“随个人喜好,凉拌或者泡水喝都行。”

说来惭愧,我虽是从农村出来的,但小时候很少下田干过农活,因而许多菜都不认识,更遑论野菜了。循着菜农指点,我开始端详这大自然的馈赠。马齿苋叶片椭圆肥厚,状若马齿;

茎枝圆润,触手滑溜,呈淡绿或暗红色,颇像苋菜之茎,故得此名。它多是平卧或是斜倚在土地上,向四面恣意地铺开,织成一张绵密而慵懒的绿网。那一片片肉质饱满的叶,正面呈深绿色,背面则颜色稍浅。

怀揣着尝鲜的念头,采摘完青菜之余,我开始采摘马齿苋。身旁一位同样在采摘的大姐善意提醒:“这菜有点酸涩,头一回吃的人未必吃得惯,你先少摘点,尝尝看,吃得惯再来摘。”

由于初次尝试,我心里没底,回到家后便先上网查阅了一番,也加深了对马齿苋的认识。原来,这菜最常见的做法是凉拌,用沸水焯烫一番,去除些许涩味,再拌上蒜泥、醋、盐等佐料即可食用。

洗净马齿苋之后,锅中添入些许清水,烧至沸腾,将马齿苋投入锅中,短暂焯水后迅速捞起,放入盘中。然而,接下来我却不想凉拌。我倒掉锅中水,滴入少许油,再次将马齿苋倒入锅中,加入少许酱油,快速翻炒几下后盛出装盘。随后,我开了一瓶鸡尾酒,

夹起马齿苋送入口中,那略有酸意又嫩滑的口感瞬间在舌尖绽放。喝着小酒,吃着小菜,小酌之间,悠然自得。后来再次烹煮马齿苋时,我尝试加入两颗冰糖,那微酸之感全然消失,味道愈发美妙。需注意的是,这道菜焯水时间不宜过长,否则色会泽暗淡、发黄,口感也大打折扣。

马齿苋生于田垄,长于阡陌,在作物的荫蔽下,默默汲取着天地的养分。即便被菜农忽视,它依旧蓬勃生长,肆意绽放着生命的活力。它不仅是一道美食,也是一味良药。我翻阅古籍,《本草纲目》《千金方》《时后急方》等都不乏对马齿苋在医药、食用等方面利用的记载。它味酸、性寒,有清热解毒、凉血止血、止咳的作用。

我还了解到,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马齿苋是农村人的“救命菜”,填饱过无数饥饿的肚子,不由得对它肃然起敬。它没有华丽的外表,没有娇贵的姿态,却以顽强的生命力、丰富的药用价值和实用的食用价值,在岁月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

菜园记事

| 苏太阳

晨雾还未散尽,李伯的锄头已经叩开了泥土的胸膛。他弓着腰,锄头起落间带起细碎草屑,那些纠缠菜苗根部的野草便如被抽去筋骨般瘫软在地。露水顺着锄柄滑下,在他粗粝的手背上凝成细流,浸透了蓝布衫的袖口。

“老李头,这豇豆秧得搭架子啦!”陈婶挎着竹篮从篱笆外探身进来,篮子里白生生的萝卜挨挨挤挤,顶着翠生生的缨子。她弯腰拔萝卜的姿势像在跳一支古老的舞,手指轻轻捏萝卜缨晃了晃,土里便露出半截浑圆的腰身,稍一使劲,整颗萝卜就带着新鲜泥土气息跃进篮中。

王叔的水瓢在菜畦间如游鱼般穿梭,他总说:“菜苗像娃娃,渴急了要闹脾气。”清晨总先给新播的菜籽浇水,木瓢舀起清亮的水,手腕一抖化作细雨,落在松软泥土上溅起细碎银屑。那些沉睡的种子喝足水,便在黑暗里悄悄膨胀,像藏着秘密的孩童。

阳光漫过柳梢时,李伯直起腰捶了捶后背。他刚刚锄过的菜畦里,茄子苗抖落露珠,舒展紫莹莹的叶;黄瓜藤顺着竹架往上攀,嫩须勾住竹竿时发出细微的“咕嗒”声。陈婶的萝卜地已空出大片,裸露的泥土泛着湿润的光泽,像被梳子细细梳理过的乌发。王叔蹲在番茄秧旁,正用竹片固定被风吹歪的支架,影子缩成小小一团,和菜苗的影子叠在一起。

风掠过菜园,裹挟着泥土与草木的清香。李伯缓缓摸出烟袋锅,在鞋底轻轻磕去烟灰,忽地听见陈婶在远处扯着嗓子喊:“老李头,留点豇豆种子!”他应了一声,望着满园青翠笑起来。烟斗里的火星明灭闪烁间,他瞧见自己的影子投落在菜畦里,与那些弯腰劳作的影子紧紧缠在一起,竟分不清哪个是人影,哪个是菜影。

暮色四合时,王叔提着水桶最后巡察菜园。番茄秧上挂着半熟的果实,宛如盏盏小巧玲珑的小灯笼;辣椒树在轻柔的晚风中悠悠摇晃,红亮亮的果实相互碰撞,发出细碎悦耳的声响。他缓缓蹲下身,指尖轻轻触到泥土那温热的触感——那些被他悉心浇灌的种子,正在地下做着关于春天的美梦。